当代文学经典读本

文学经典读本系列

孙郁 编著



经典读本系列”从文学的角度，以文学的方式，帮助大、中学生和一般读者提升语文训练和人文修养。具体编写以文学经典为中心，选名家名作，通过有限的选文凸显一条文学史的线索，一种文化传统，一个“层累”的过程。书前有总的导言，每篇选文前有编者撰写的作家作品概论和述评，思考题、拓展阅读文献。本书为当代文学部分，在通行评价之外，充分体现了个人眼光和趣味。

名家选名篇读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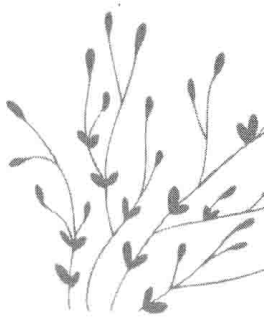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当代文学经典读本

文学经典读本系列

孙郁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文学经典读本/孙郁编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
(博雅导读丛书)
ISBN 978-7-301-25206-2

Ⅰ.①当… Ⅱ.①孙… Ⅲ.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欣赏
Ⅳ.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8041 号

书　　名:当代文学经典读本
著作责任者:孙　郁　编著
责 任 编 辑:艾　英
标 准 书 号:ISBN 978-7-301-25206-2/I·2841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子 信 箱:pkuwsz@126.com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6467
印 刷 者: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965 毫米×1300 毫米　16 开本　20 印张　320 千字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孙郁，本名孙毅，1957年生于大连。1988年毕业于沈阳师院中文系，文学硕士。曾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北京日报文艺周刊主编。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鲁迅研究月刊》主编。主要著作有《鲁迅与周作人》（1997）、《文字后的历史》（2001）、《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2003）、《在民国》（2008）、《走不出的门》（2011）、《鲁迅忧思录》（2012）、《写作的叛徒》（2013）、《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2014）等。

导 言

一般来说，当代文学始于1949年末，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一种汉语书写形态。它是现代文学的一个延续，但格局完全不同于以往，内蕴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唯一性与纯粹性成了一种标志，作家转向的问题就提出来了。文学由个性的体现变成了载道的工具，于是红色文学一家独唱，灰色的、个人主义的作品均让位于集体主义与社会主义精神，思想愈发明确，精神是高蹈于革命的舞台上的。“五四”时代的奔放之情开始隐退，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话语方式主宰了大陆的文坛。

有着相当写作经验的人，意识到先前的理念已失去效应。曹禺、沈从文、茅盾、萧军等人已没有了旧日的潇洒。文学被赋予了相当多的使命，消遣与智性的表达让位于现实的体现。文学是听从外在世界的召唤，还是听从内心的召唤，一时成了问题。热爱新社会的知识分子在迅速调整思路，此外别无他路。老舍在新人新事上下功夫，巴金也只好到朝鲜的前线去找新的题材，李劼人下笔犹豫不决，对新生活的扫描远不及对旧日子的勾勒，不久便终止了创作。作家的路，变得不那么容易走，处处有埋伏，路路是陷阱，仿佛蜀道般难矣哉。

但对那些了解百姓生活的作家而言，有另一番体验。他们的生命就顺应在一种历史的进程里。孙犁的小说、赵树理的速写、王愿坚的笔记，都是那时候精神的折射，有了一种纯度。由于社会的变更，旧文人的思路受到限制。在热情的青年作家眼里，这是历史的逻辑，抗拒是不行的。这时候我们看到了许多新的作家，宗璞、王蒙、刘绍棠等都在那时贡献了有热度的作品，革命的必然性在其文字里多少都有些表述。

那时候的小说理念是受苏联影响的，但格式却被延安时代形成的逻辑所限定。苏联的小说有丰厚的传统，到后来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被渐渐扬弃了。列宁主义进入文坛后，只有高尔基勉强可以算作革命文学，19世纪之前的许多文章都成了扫除的对象。因为社会革命的到来涉及意识形态的变革，文学被纳入到这样的过程中。个体生命的智性闪烁成了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个消极的问题，小说的题材与表现都受到了限制。后来出现的《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旗谱》以及《海岛女民兵》《欧阳海之歌》，乃革命理念与社会道德要求的体现，文学承载的社会使命超过了民国小说的自我中心和写实的向度。

但在港澳台地区、欧美的华人那里，文学的生态是另一种样式，在冷战的影子下，文学书写有了不同于大陆的色调。台静农、张爱玲、陈映真、白先勇以特别的文笔，显示了他们心中的政治。只是旧文人的趣味尤在，没有与民国的心境完全隔绝，在质感上有了很东方的意味。他们中的许多人表面上是一种平静与淡雅，而精神里的苍凉感一时挥之不去。在这些华人写作里，没有政治的政治也成了作品的灵魂。

对比海外与大陆记忆的不同，能够感受到中国文学与社会环境的深切联系。当唯道德化与唯意识形态化成了主导，文学只能成为统治阶级精神的奴仆。“文革”期间文学一片萧条。除了浩然的写作外，可以阅读的小说殊少。那些先验为主的作品，只是泥土气的诗意的点燃，精神是单调和寡趣的。1976 年之后，思想渐渐解放，遂有了《班主任》《伤痕》《回答》《致橡树》一类作品。接着我们听到了归来者的歌唱。艾青、巴金、王蒙、汪曾祺、宗璞、张贤亮等都有出人意料的佳作问世。《春之声》《绿化树》《三生石》《受戒》等俘虏了那么多的读者。较之于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文人气与精神厚度都不甚相同了。

那时候的作品被政治和历史的责任所包围，还是一种拨乱反正和思想出口的寻找，人们借用小说的形式去思考更为复杂的人生。在小说本体层面探索的人，还不是很多。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汪曾祺，他第一个从远离流行色的层面，去思考小说的方式；把明清的语言和民国的语言杂糅在一起，便有了异样的声音在。汪曾祺的小说平淡而有内涵，幽默、灵动的愁思与乡土的意象交叉，有田园般宁静的美。他放弃流行了几十年的语言方式，把士大夫的词语和民间的调子引入小说的语境里，味道便非同寻常了。此后一批有潜力的作家，在文体上呈现出一种美质，林斤澜、阿城、高晓声都有不凡的小说为人所喜爱，一时间旧式白话小说复活了。

实在说来，能像汪曾祺那样思考问题的人毕竟很少，因为大家都还不是文章家。吸引人的视野的，还是个性的话题，即沿着“五四”的路前行。80 年代是小说自觉成长的时期，乡土的与先锋的、古典的与逍遥的作品都出现了。接着我们看到了域外文学的渗透，许多作家身上都有着他们的影子。巴别尔、马尔克斯、尤瑟纳尔、卡尔维诺、略萨的文本开始吸引着人们。莫

言、余华、王小波都流动着他们的血液。那时候涌现出一批先锋派的作家，刘索拉、徐星、马原都有不错的作品问世，精神的跨度已非前代人可相提并论。不久又有寻根文学的出现，他们在故土里提纯意象的努力，寓言里的不可理喻的存在，似乎在暗示多样的可能。

这些新出的作家多多少少有形式主义的痕迹，在谋篇布局上颇为用心。莫言的光彩与声音，王安忆的文体，马原的叙述逻辑，阿城的气韵，都是独步文坛的舞蹈，让人叹之爱之。阎连科的结构方式，格非的哲学气质，王小波的癫狂笑声，给小说注入了异样的血液。较之于民国的小说，这些作品的内蕴和形式都很是不同了。

远离政治的书写，其实是寻找失落的传统。杨绛、张中行、张承志、张炜、韩少功的散文都有难言的隐喻，汪曾祺、孙犁、木心、林斤澜的小说在乡土和怪诞里叙述人间的故事，不少都意味深长。那些作者厌恶虚伪的存在，故在宁静之中表达其对世界的态度。乡土小说与寻根小说，有意以出离现实的笔触写人写事，其实也是苦涩记忆的一部分。他们对世间变故的描述，是有着大的哀凉的。

六十余年间，文学的多种可能已经出现。大致说来，有载道意味的作家，宗璞、王蒙、阿来是其间的代表；有乡土的文人，汪曾祺、孙犁、贾平凹、铁凝可以归为此类；写实的有陈忠实、高晓生、刘震云、王安忆、刘恒、刘庆邦、路遥；写意的有白先勇、阿城、叶广芩、莫言、王小波、格非等。这样的划分未必准确，或者说遗漏了一些人，但大致可以看到风格的多样及其价值。

许多作家给我们带来了惊喜。贾平凹、莫言、王小波、史铁生、阎连科、王安忆、刘震云的笔墨，是一个时代精神的高度呈现。贾平凹的小说有神异的底蕴，说狐谈鬼时，谣俗之调悠然地响着，吟哦着秦地百姓的苦乐。其文字有明清的味道，杂以民国之风，是乡下的晚唱，缠绕着神异之曲。但他并未逃逸出我们的社会，其《秦腔》《带灯》的社会隐含是十分巨大的。而《古炉》明暗交错的存在乃一曲绝唱，诚为近年小说的高峰无疑。贾平凹的文字显示了汉语写作的魅力。他的存在，非寻常人可以比肩，鲁迅、周作人以来的笔触在中断多年后，终于因他的存在，衔接了一条文明的通道。莫言的小说是一个异类，他的想象和力量感，是汉代之后最为迷人的景观。他的作品是鲁迅的底色，服装呢，乃马尔克斯式的，而皮肤则纯然的故土特征。莫言对人间丑陋与美色的描述极具诗意，狂欢的调子和魔幻的舞蹈出现在笔底，巍巍然有高山境界。从《透明的红萝卜》到《檀香刑》，乃乡土的摇滚，唱出了一个世纪的不幸与求索。与他同龄的作家王安忆，一直摸索着一条属

于自己的路，自《小鲍庄》到《天香》，跨度很大，幽深的历史灵思在她那里出现了。我们读王安忆，有时候会觉出和张爱玲的联系，虽然她缺少一种冷酷与绝然的笔触，但委婉间的沧桑与悠然之意，在作品里飘来飘去，给读者久久的感念。

文学是一种世界图景的截取，剪裁之刀何处落下，都非随意为之的。我们看刘恒写《伏羲伏羲》，乃人性的歌咏，用意颇深；他在《虚证》里的残忍之笔，分明有了鲁迅的气息。刘震云从《塔铺》《一地鸡毛》到《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把人性世界的复杂与趣事勾勒得栩栩如生，一个民族的不幸和生生不息的存在，被再现出来。阎连科的小说几乎篇篇有挑战性。《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四书》，都是向极限挑战的文本。他对现实绝然的态度，和那种常人无法忍受的拷问，我们只有在鲁迅、莫言那里才能够看到。而他把那些不幸的历史更为立体地还原了，有时妙意迭出。这几个作家都非象牙塔中人，精神显得异常幽深。他们的审美，都和故土的经验相关，而文本内在的潜质，似乎还没有全部释放出来。

这里不能不提的是王小波。他的《黄金时代》《青铜时代》等作品，是有很深的历史感与想象力的。这个早逝的作家具有卡尔维诺式不可思议的伟力，其亵渎神灵的笔触令人想起拉伯雷的小说《巨人传》。他写小说是一种美的精神的外溢，其间是自愿与自己的智力结构为敌，超越于想象与词语的维度，向着更高的审美高地挺进。他的随笔也常常石破天惊，不断嘲笑我们历史中的假正经，以及人性里的虚伪。面对那些丑陋的存在的时候，他是笑与癫狂的，以智性的词语述说着我们生活里可怕的一页。这样的超智慧的跳跃，把一个时代的本色点化出来了。他由此成了一个奇特的存在。

小说的地域特征，是被一些作家所注意的。叶广芩的京味儿，从老舍那里出来，又从老舍那里走开，形成了自己的词语链。迟子建的东北风情，阿来的西藏记忆，张炜的山东调子，我们何曾能够忘记？阿来写西藏，真乃神笔也，所歌所舞，天意的雪花与阳光均在，是离太阳最近的童谣，弹奏着高原的神曲。

在众多的小说家被日常生活吸引的时候，精神天空的太阳被漠视了。我们在许多作家的文本里很少看到精妙的形而上的文本，或者说很少有人进入对存在的实有与虚无的拷问。可以提到的作家或许只有史铁生。他是独自沉浸在自我世界的文人的歌咏者，其文本在整个文坛是独特的。史铁生在小说和散文里抒发的情思，由社会命运到个体命运，近乎神学的文本。他在《我与地坛》《务虚笔记》等作品里形成的思路，是对唯物主义理念下的

小说时空的颠覆。史铁生对人生的追问，其实是对词语的追问，他对表达的有限性的焦虑，一直让人感到幽玄的美。那些哲学家关注的话题在他笔下获得了一种感性的力量，似乎印有尼采的影子，也有卡夫卡的不安。他由自己的残疾而推向社会的病态，由社会的病态进入对存在的意义的拷问。这种写作，在他是自然的，丝毫没有扭捏别扭的痕迹。在诸多文字里，沉郁而苍凉的气息缭绕着人间的宿命。史铁生恢复了神秘的写作的快慰，为唯心主义作了证明。这个为存在价值而写作的人，把人间虚幻的景观一个个消解掉了。

与史铁生个体受难的感受不同的是那些对历史作还原的作品。刘庆邦、苏童、李佩甫、杨显惠等，记录了人间惨烈的一幕。刘庆邦对煤矿工人的描述，杨显惠笔下的西北的死难者，都是有相当的力度的。这些作家的身上有左翼文化的基因，看人看事不定于一尊，感性的体验是教科书里没有的存在。苏童《河岸》对“文革”生活的奇异描述，是带着痛感的思考的，在灰暗的记忆里保留着爱意。李佩甫《羊的门》所写的社会腐败与官场的沉降之文，都有忧患之闪烁。杨显惠《夹边沟记事》则是一段苦难史的流露，无数冤魂的散落中有人间最为可怕的记忆，作家的良知也历历在目矣。

我们翻看几十年的作品，写实者有之，务虚者偶在，承受沉重者多多，隐逸地自唱自乐亦为数不少。一方面是古小说的影子，孙犁、汪曾祺、阿城、贾平凹流着前人的血液；另一方面有西洋文学的痕迹，莫言、余华、格非等都幻化过洋人的形式，采众长而为己用，成一时气象。近年来小说的数量大增，作家队伍开始分化，流派也出现了多种，笔记体、翻译体、说书体的作品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

诗歌领域也有重要的景观。从艾青到北岛，从穆旦到海子，有着可圈可点的成就。散文、报告文学、科幻小说，都有好的成就在。六十年间的文学，样式由单一到多样，题材也由简单到复杂，可以说有了各类可能性。但中国当代文学最大的问题是人们对母语的感受力下降，作家能够成为文体家者甚少。这与教育里缺乏文章学的理念有关，和社会流行的八股理念也多有牵连。文体表面看是词语的问题，其实是精神境界的问题。好作家未必都是文体家，而文体家一定是好的作家。木心在美国期间写下的作品，都是文体家的笔记，有着与人不同的个性。他写诗、画画，也做小说，都是与国内文坛毫不一样的格式。木心是跳出历史语境，以上帝般的神笔瞭望人间的人。他自己伤痕累累，可我们在文章里却看不到什么，真的奇哉怪矣。在他作品里不仅有生活的记忆，也有文章游戏里的智慧观照，把汉语的潜能袒露出

来。文学写作不都是记录生活，还有对精神体操的描述。把写作当成一种精神的攀援，那就比先前的现实主义与浪漫派的文本更有意味了。

文学家的路，难以定位，大家各有所爱，不妨自由放步，各自走去就好。莫言以狂放、魔幻而快意书写，大的自在自不必说。贾平凹在佛音与古韵里出没，且走且喜，于空幻里得大自在，流溢着旧文人的气息。阎连科在幽深的路上独自吟哦，空旷辽阔的夜空有他的灵魂在，思想星光般闪耀，亦可说是一种自我的燃烧。王安忆自变化里与苍生对白，上海气与古典美缓缓而来，有自觉的诗学追求。此外，我们还看到无数更年轻的作家走在小说的路上，词语与情思别有天地，超越前人的态势也渐渐露出端倪。他们在各自的路上前行，也留下了各自的遗产，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雕像。说小说家有一个民族心史的隐秘其实是对的，但他们真正的价值或许是在一种幻象里救出自我或救出别人。几代人的写作，留下了这样的痕迹。在枯燥无味的生活里，他们给无意义的生活带来了意义，只是与道学家所讲的价值有所不同罢了。

当代文学令人眼花缭乱，似乎迷津多多，但亦非无迹可求。六十余年的历史，可总结的经验与教训很多。试验与失败，探索与追求，留在无数人有温度的文字里。读诸多作家的文本，深处有一种时代的投影，可以了解几代人的智性过程和趣味的走向，也可以知道我们的母语发展中的明与暗。中华文明的延续，一直涉及母语表达的可能性问题。阅读当代文本，细察其间的急缓、强弱之境，才知道我们今天应做些什么，避免些什么。如是，方能够拓新途于野径，得妙意于笔间，真的“郁郁乎文哉”也。

2013 年 1 月 23 日

【拓展阅读】

1. 洪子城：《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2.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3. 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4. 程光炜：《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目　录

导　言 …… 1

第一章　台静农 …… 1

酒旗风暖少年狂

——忆陈独秀先生 …… 2

第二章　孙　犁 …… 8

书衣文录(节选) …… 9

第三章　张爱玲 …… 15

忆胡适之(存目) …… 15

第四章　张中行 …… 18

故园人影 …… 18

第五章　张承志 …… 25

金钉夜曲勾镰月(存目) …… 25

第六章　史铁生 …… 28

我与地坛 …… 29

第七章　王小波 …… 45

沉默的大多数 …… 45

第八章　木　心 …… 57

一饮一啄 …… 57

第九章　北　岛 …… 74

回　答 …… 74

宣　告

——献给遇罗克 …… 7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十章　舒　婷 …… 78
致橡树 …… 78
馈　赠 …… 80
第十一章　王　蒙 …… 83
风筝飘带 …… 83
第十二章　汪曾祺 …… 99
受　戒 …… 100
第十三章　白先勇 …… 116
游园惊梦 …… 116
第十四章　铁　凝 …… 134
哦，香雪 …… 134
第十五章　刘震云 …… 145
一地鸡毛 …… 146
第十六章　王安忆 …… 183
发廊情话 …… 183
第十七章　阿　城 …… 198
棋　王 …… 198
第十八章　莫　言 …… 228
透明的红萝卜（存目） …… 228
第十九章　陈忠实 …… 231
白鹿原（节选） …… 231
第二十章　贾平凹 …… 263
古炉（节选） …… 264
第二十一章　阎连科 …… 307
四书（存目） …… 308

第一章　台静农

台静农(1903—1990),字伯简,笔名青曲、孔嘉等,安徽省六安叶集人。著名作家、学者。早年受鲁迅影响,曾到北京大学国文系旁听,不久成为未名社成员。因参与出版俄国文学著作活动,曾被捕入狱。此间所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成为20年代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另外编有《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册,内收有关《呐喊》的评论和鲁迅访问记等文章共14篇,1926年7月由北京未名社出版,为最早的鲁迅研究资料专集。

台静农书法、绘画均好,古典文学研究亦多佳作。曾先后在辅仁大学、齐鲁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等校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赴四川,在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中文系主任。抗战胜利后,应当时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的许寿裳的邀请,到该馆任职。后又随许寿裳转至台湾大学中文系任教,任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晚年出版有书艺论文集《静农书艺集》、散文集《龙坡杂文》、学术论文集《静农论文集》等,在台湾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

台静农和鲁迅、陈独秀、沈尹默等老一代文人有深切交往。后因政治黑暗,专事学术。其治学中有阔大的情思,对历史的读解,带有现实的情怀。偶尔发表的文章,读人很深,话语含而不露。他以为独立精神,乃是人间至宝。将"五四"精神实质内化到学术思考里,是台静农后来的自觉选择。他读古书,但不滞泥;弄书画,却无老气。每读其文,都感到冲荡气韵,字里行间有别样的意味。他的学问非道学气,亦无旧学究的老气。他勾勒的"五四"人物,洋洋洒洒,有回肠荡气之态。他崇尚魏晋文风,文字流着逆俗气息,一看便有狂放色调,其文对历史人物点点滴滴的描述,给读者留下很深的印象。

酒旗风暖少年狂

——忆陈独秀先生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抗战开始，仲甫先生被释出狱，九月由南京到武汉。次年七月到重庆，转至江津定居。江津是一沿江县城，城外德感坝有一临时中学，皆是安徽流亡子弟，以是安徽人甚多。而先生的老友邓初（仲纯）医师已先在此开设一医院，他又是我在青岛山东大学结识的好友。家父也因事在江津，我家却住在下流白沙镇。这一年重庆抗战文艺协会举行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主其事者老舍兄约我作鲁迅先生生平报告，次日我即搭船先到江津，下午入城，即去仲纯的医院，仲纯大嚷“静农到了”。原来仲甫先生同家父还有几位乡前辈都在他家，仲甫先生听家父说我这一天会由重庆来，他也就在这儿等我。这使我意外的惊喜，当他一到江津城，我就想见到他，弥补我晚去北京，不能做他的学生，现在他竟在等着见我，使我既感动又惊异。而仲甫先生却从容谈笑，对我如同老朋友一样，刚未坐定，他同我说：“我同你看柏先生去”，不管别人，他就带我走了。

柏先生名文蔚，字烈武，安徽寿县人，满清末年与仲甫先生同在芜湖安徽公学任教，此校为当时“革命活动之中心及文化运动之总汇”（郅玉汝《陈独秀年谱》）。仲甫先生带我走进柏先生住的小旅馆，他正在伏案挥毫为人家写对联。我在小学时，就知道他是寿县起义元勋，今已英雄老去，伟岸长髯，用红线绳扎起，戴僧帽，有江湖道士气。当辛亥革命成功，柏先生任安徽都督，仲甫先生为秘书长，不过半年时间，宋教仁被杀，北洋军阀掀起极大的反动压力，柏先生被免职，而仲甫遂亡命上海，以文字鼓吹新思想，办《新青年》，然后去北大任文科学长，五四运动时散发传单被拘留了两个多月。再回到上海更积极于政治行动，一九三三年被捕入狱，一九三七年八月因抗战获释。此二十多年中柏、陈两先生没有机会相见的，这次柏先生来江津，想是特来访老友的，我也有幸一见“寿春倡义闻天下”（仲甫诗）的老将，得谢仲甫先生。

仲甫先生在江津城定居之后，我们父子约他来白沙镇看看，江津到白沙的水路约三小时。这一天我们父子到江边等他，独自一人来没有他的女伴。我家住在江边柳马冈一栋别墅小洋楼，是租邓燮康君的。晚饭后，我们父子陪他聊天，他谈笑自然，举止从容，像老儒或有道之士，但有时目光射人，则令人想像到《新青年》时代文章的叱咤锋利。

我一时想起他少年时的诗学，因问他，听说先生早年在龙眠山朝夕背诵杜诗，那作的诗一定不少。他听了笑了。于是我拿出纸笔来，他写了游西湖韬光与虎跑三首律诗，一首是与曼殊的绝句：

偕曼殊自日本归国舟中

身随番舶朝朝远，魂附东舟夕夕还；
收拾闲情沉逝水，恼人新月故湾湾。

于是停下笔来，谈起这一诗的故实。某年他同曼殊、邓以蛰（邓仲纯三弟）自日本回国，船上无事，曼殊喜欢说在日结交的女友如何如何，而仲甫先生与邓以蛰故说不相信，不免有意挑动曼殊，开他玩笑，曼殊急了，走进舱内，双手捧出些女人的发饰种种给他两人看，忽地一下抛向海里，转身痛哭，仲甫说来已经几十年前的事了，神色还有些黯然。

次晨，我准备纸笔，请他写字，因他早年喜欢书法，并用功于篆字。他以行草写了一幅四尺立轴，他说多年没有玩此道，而体势雄健浑成，使我惊异，不特见其功力，更见此老襟怀，真不可测。又写了一副对联，联文云：

坐起忽惊诗在眼，醉归每见月沉楼。

首句是明人诗，次句是他的诗，这是他早年集的，还没有忘记。题款称我父亲为“丈”，称我为“兄”，我们父子当时都说他太客气！其实他还大我父亲三岁，这是传统的老辈风范，而我却不觉有些惶悚。

仲甫的老友章士钊（行严），在一九一三年他在上海创《甲寅》杂志，仲甫参与其事，以精悍的文笔，抨击北洋军阀的反动，影响全国。可是一九二一年以后，他依附段祺瑞，为段的临时执政府的教育与司法的两部之长，恢复《甲寅》杂志由月刊为周刊，力倡以柳宗元文为模范，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以北京学生为政治腐败请愿，竟在执政府前横被枪杀，此一惨案，震动全国，而身为教育、司法两部部长的章士钊，亦随此反动政权，一败涂地。

一九一七至一九三三年十五六年间，他们两人间在思想与政治方面，背道而驰，令人不可想像。直至一九三三年仲甫先生被捕，章士钊以法律家的观点，发表一篇精辟的长文，为仲甫申诉。郅玉汝的《陈独秀年谱》谓“被告方面延有章士钊、吴之屏、鼓望邺等律师五人代为辩护”，据我所知这是出于章的主动，非如一般情形由被告延聘律师。这看出两人不因多年相左，而失去旧日的交情，尤当患难之时，表现了平生风义。

抗战时，两人都到了重庆，仲甫住进医院，章士钊去看他，他向仲甫说：“你很好！我像小瘪三样。”

“你找弱男回来管管好了。”

“那更糟，越管越坏。”

弱男是清季名公子又是诗人吴彦复的女儿，章氏夫妇早不住在一起，他是有姨太太的。

陈、章两人结交的年代，一九〇三年章与张继、何梅士在上海创《国民日报》，仲甫即亦参加，时陈二十五岁，章二十三岁。后两年又同在上海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组织。足见两人早年是朋友又是同志，后来分张，仲甫为追求他的理想，垂老入狱，犹孜孜于文字学研究。章则一失足，便掉进泥坑而不自拔。“小瘪三”是自嘲，也是对老友说真心话。“小瘪三”是上海滩的话，意思就是混了。

吾师沈尹默先生是仲甫少年在杭州时的朋友，后来又在北京大学同事，仲甫再回到上海后，他们两人大概就没有见面了。抗战后，沈先生到重庆时，仲甫已定居江津，又没有机会见面。

他们两人在杭州时正是年少，过的是诗酒豪情的生活，如仲甫诗云：

垂柳飞花村路香，酒旗风暖少年狂；
桥头日系青骢马，惆怅当年萧九娘。

当时他有《杭州酷暑寄怀刘三沈二》与《夜雨狂歌答沈二》两诗，“沈二”即尹默先生。这首“夜雨狂歌”，极瑰丽奇诡，以长吉的诞幻、嗣宗的咏怀，合为一手者：

夜雨狂歌答沈二

黑云压地地裂口，飞龙到海势蚴蟉。
喝日退避雷师吼，两脚踏破九州九。
九州嚣隘聚群丑，灵琐高扁立玉狗。
烛龙老死夜深黝，伯强拍手满地走。
竹斑未灭帝朽骨，来此浮山去已久。
雪峰东奔朝岣嵝，江上狂夫碎白首。
笔底寒潮撼星斗，感君意气进君酒。
滴血写诗报良友，天雨金粟泣鬼母。
黑风吹海艳地纽，羿与康回笑握手。

此诗作于一九一五年，明年办《新青年》，于是以雷霆万钧之力，反封建，反传统，倡文学革命，实践了“笔底寒潮撼星斗”。

二十年后，两先生避地入蜀，虽不在一地，通了消息后，亦有倡和，先是

仲甫“依韵和尹默兄”的五言古诗，末四句云：“但使意无违，王乔勿久待，俯仰无愧怍，何用违吝悔。”犹见此老磊落倔强之气。

后来仲甫先生有四首绝句寄沈尹默先生，沈先生也有和作。陈先生诗云：

湖上诗人旧酒徒，十年匹马走燕吴；
于今老病干戈目，恨不逢君尽一壶。

村居为爱溪山尽，卧枕残书闻杜鹃；
绝学未随明社屋，不辞选懦事丹铅。

哀乐渐平诗兴减，西来病骨日支离；
小诗聊写胸中意，垂老文章气益卑。

论诗气韵推天宝，无那心情属晚唐；
百艺穷通偕世变，非因才力薄苏黄。

毕竟“烈士暮年”，另是一种境界。“不辞选懦事丹铅”者是说他正在撰述的《小学识字教本》，此书至仲老逝世，仅完成十之八九。书至于“垂老文章气益卑”与“百艺穷通偕世变”云云，感慨尤深。

有次仲老要我将他的诗转寄给尹默先生，信笔谈到沈先生的书法，也可看出此老对于书法的见解，这当然是他早年的修养如同他的诗学，思想文章虽有激变，而艺术的趣味却未曾磨灭。现将仲老的信抄录于后，以存掌故：

> 尹默先生住渝何处，弟不知，兄如知之，乞将答诗转去，为荷。尹默字素来工力甚深，非眼面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无字，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存世二王字，献之数种近真，羲之字多为米南宫临本，神韵犹在欧、褚所临兰亭之下，即刻意学之。字品终在唐贤以下也，尊见以为如何？

仲老晚年想写两部书，一是中国史，一是中国文字书，他给我的信曾说：“中国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乌烟瘴气之思想，也最足毒害青年，弟久欲于此二者各写一有系统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之功。文字方面而始成一半，史的方面更未有一字，故拟油印此表（《中国古史表》）以遗同好，免完全散失也。”这是他将旧作《中国古史表》托我交编译馆为之油印的信，就便提到他晚年要写出古史与文字的两部著作，这在平常谈话中也不止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